

評 剧

小 过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編 者 的 話

一、“百花社”是吉林省評劇老艺人自願結合，本着“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从事研究、繼承与發揚傳統評劇艺术的团体。其主要任务之一，是收集、記錄并校勘、編輯傳統評劇剧本。

二、“百花社”的执行委員会，由下列著名評劇老艺人組成：李岱（李小筋）、刘艳霞、郑錫五、姬忠煥（小金鈴）、刘芳田、成宗瑞、張丽云（筱桂花）、唐鶴年、菊桂笙、水連珠、張宝順。

三、鉴于过去評劇傳統剧目还无完整可靠的剧本出版，有碍于評劇遗产的研究，因此傳統評劇剧本的編輯方針，是对原来有剧本的傳統剧目，加以校訂，使之正确可靠；对无剧本的傳統剧目，則經社內委員研究、整理，使之成为完整的剧本：以便于青年演員学习傳統剧目，并給从事評劇傳統剧目研究、整理的同志提供較为可靠的資料。

这个工作是极有意义的，也是相当艰巨的。我們力量有限，难免力不从心，欢迎各方面給以支持和指导。

百 花 社

前　　言

“小过年”又名“王汉琪搜亲”。这个戏的故事，出于民间传说。

王汉琪因嗜赌破产，无法过年，除夕至岳父张合家行窃，藏于未婚妻张桂枝床下。桂枝回房后，一人寂寞思夫，用男子衣帽架子椅上，假设为汉琪，与之对饮除夕酒作耍。汉琪在床下闻得桌上酒菜香味，饁涎欲滴，趁桂枝向假汉琪敬酒时，偷吃桌上酒菜，为桂枝发觉，问明来意，二人对饮猜拳。张母闻声闯入，张合与其子侄亦赶到捉贼，毆打汉琪。真相既明，乃以“一俊遮百丑”了事，立为二人完婚。

这是个短小精悍的喜剧。可作开场小戏演，又可用为锻炼新学员实习喜剧的表现方法。

已故评戏名丑王连会（艺名“小泥鳅”，擅长剧中王汉琪的表演。可惜他的表演技术已经失传了。

此剧本是李岱同志根据评戏大观校订的。

编者1956·12

人物表

張合（简称合，老生）
陳氏（简称陈，彩旦）
張桂枝（简称枝，小旦）
臭头（简称臭，娃生）
美头（简称美，娃生）
王汉琪（简称王，小丑）

第一場

登場人物：張合 陳氏 張桂枝 臭头 美头
(小鋼上張合、陳氏、張桂枝)

合：(念)一夜連双岁，

陈：(念)五更分二年。

(小坐)

合：老汉張合。

陈：老身陳氏。

枝：小奴張桂枝。

合：唉！丫头媽呀，一到过年了我就难过，你呀，你把我坑苦啦！

陈：我怎么坑你了？

合：唉，你怎么沒坑我！一輩子，你連个兒子也沒給我弄活，过日子不是过兒女們么？

陈：唉！沒兒子也不能尽怨我自己呀。再者說咧，不是还有

咱们丫头呢。

合：唉！你别说啦！

(唱)老张合心委屈，
叫了一声老婆子，
一辈子缺子没有后，
只生一个女花枝。
你我到了百年之后，
是何人披麻戴孝送到坟里？
话到伤心不欢喜，(流板)

陈：(唱)老头子不要心里委屈。

三十下晚别掉眼泪，
哭哭啼啼的不大吉利。
我劝老头子你别生气，
等我给你们爷俩去炒栗子。(甩腔)
劝了半晌不中用，
回身叫了声媽的闺女，
你在此处莫久坐，
上前去劝劝你的爹爹去。

枝：(唱)答应一声说儿知道，
我上前去劝我们老爷子。
张桂枝笑脸陪，
叫了一声爹爹儿有话回。
你老说缺子无有后，
你再看看女儿我是谁。
常言说一女顶半子，
儿也能披麻戴孝把土培。(甩腔)

我劝我的爹爹您别掉眼泪，
过年咧哭哭啼啼的有多倒霉。（流板）

合：（唱）老张合心里欢喜，
开言叫了声老婆子。
咱姑娘劝的我消了气，
你一到院里去摆供器。（流板）

陈：（唱）答应一声說我知道，
不用老爷子你挂住心里。
迈步走出房门外，
在院子里摆上一張大紙桌子。
有一对蠟钎分左右，
供上三堆大包子。
有一个猪头八斤半，
还有一条金翅金鳞的大鲤魚。
供上一个小鴟別着个膀，
压大紙的八吊銅錢都是老康熙。
三个酒盅五碗菜，
桌上供上三双筷子。
不多一时摆完毕，
迈步走进上房屋里。
居家在房中欢天喜地，（流板）

（小鑼碎上二童子）

臭：（唱）来了哥俩請客的。（鑼板）
（念）奉了爹爹命，
美：（念）去請二大爷。
臭：我叫臭头。

美：我叫美头。

臭：擋在一块呢？

美：臭美唄！

臭：咱們爹叫咱們去請二大爷去。

美：对咧，走！

臭：还到咧！走进去給二大爷二大媽拜年，就得給錢，（进门介）給二大爷拜年咧，（磕头介）給錢咧。

合：啊！臭头、美头，来拜年来了！起来，起来！每人給二百錢。

美：給二大媽拜年了。（磕头介）

陈：喲！臭头、美头，来拜年来了！起来，起来！二大媽給你們压岁錢，每人給十个大錢。（递介）

臭：謝过二大媽！

美：給大姐拜年了。（磕头介）

枝：还是兩個兄弟来拜年来了，快起来吧。来大姐也給倆压岁錢，一个人給五个大錢。

美：越給越少了。二大爷呀！我爹叫我們倆来請二大爷，去吃年酒去呢！

合：請我去吃年酒去？我不去呀。

臭：您怎么不去呢？

美：唉！二大爷不是絕戶氣呀？看見咱們兩個，二大爷心里就难受，因为这个才不去。

合：唉！別往下說啦。

臭：对啦！二大爷是絕戶氣，不願意去。可那碍着什么了，我爹說过，叫我們哥俩誰过房您都行。

合：唉！我过房你們哥倆！

臭：对呀！是把我兄弟过房給您。

合：好了！別說啦，我去一趟就是了。丫头跟你媽等到接神去叫我去。

枝：是啦。

臭：二大爷！我們哥倆攬着您下炕，咱們爷兒三个走吧。（三人同下）

陈：丫头！你爹爹去吃酒去了。咱們娘倆包餃子，是你和面哪，是你剁餡哪？

枝：媽呀！我剁餡吧。

陈：好啦！媽和面去，丫头快去呀。

枝：是兒知道了哇！

（唱）答应一声說兒知道，
我就到厨房剁餡去，
欢天喜地我往厨房奔。（流板下）

陈：（唱）倒叫老身心里欢喜！

老爷子往东鄰去吃酒，

我到厨房去和面去。

这个年真过的快乐无比！（流板下）

第二場

登場人物：王汉琪

（小鑼碎上王汉琪）

王：（唱）来了作賊的王汉琪。（鎖板）

（白）我王汉琪。想当年家豪戶大，驃馬成群，叫我兩場賭博，輸了一个精光。今天来到臘月三十晚上，我媽

連飯吃的都沒有，我出来作賊来了。三十下晚偷誰去呢？

(想介)有啦！偷我老丈人家去，一定是这个主意了。

(唱)王汉琪暗尋思，

我一到岳父家中去偷東西。

常言說臘月的花子快如馬，

走的慢了冻面皮。(跑圓場)

正然行走来的快，

岳父家的大門在这里。

我往門里偷眼看，

正赶上二門正在开着呢。

趁着沒人我溜进去，(进門介)

一进大門看仔細，

二門以上悬灯結彩，

門框上貼着一副新对子，

上联写下联写，

看了半天有好几个字我都不認的。

偷偷我溜进二門以里，(进二門介)

呀！在院里供着一个大紙桌子。

有一对蠟扦分左右，

还有三堆大包子，

有一个猪头足够八斤半，

还有一条金翅金鱗的大鯉魚，

有一个小鶴別着一个膀，

压大紙的八吊銅錢都是老康熙。

我有心抱着大猪首，

又舍不得三堆大包子。

我有心抱着小鷄蠟台走，
又舍不得金翅金鱗的大鯉魚。
我有心拿着八吊銅錢走，
还舍不得这些个好东西。
若不然划拉划拉都拿着走，
两只手拿不了这些好东西。
急的汉琪出呆相，（愁相介）
一抬头，呀！在上房屋里挂着一个新門帘子。
我把这个門帘偷到了手，
足以能包这些个好东西。
王汉琪上房屋去把門帘子取。（流板下）

第三場

登場人物：陈氏 張桂枝 王汉琪
(小鑼碎上陈氏、張桂枝)

陈：(唱)叫一声丫头張桂枝。(鎖板)

丫头，把餃子餡剁好了嗎？

枝：剁好了。

陈：快来包吧！包好了，等你爹回来好煮着吃。

枝：是啦。(行絃，陈、枝包餃子介，王汉琪躊躇脚的来偷門帘子，一听房中有人，戳破窗紙偷看窃听介)

枝：媽！我要嘔……。

陈：由猫道眼吐出去。

枝：唔唔唔！(由猫道吐出，王汉琪正由猫道往里看，枝吐玉一臉介，王一蹬响介)

荪：呀！外边怎么醬缸盖响啊。

枝：媽！不是咱們小猫又淘气呢？

（王在外学猫叫声介）

陈：可不是小猫是什么。

枝：媽！我怎么把細肉的“馬蘭”，剥到餡里了。

陈：也由猫道口扔外边去。

（桂枝，用筷子挟“馬蘭”往外扔，又扔在王臉上，王惊踏窗外什物作响介）

枝：媽！这又是什么响？

陈：丫头！我听这不是猫，好象有贼了。丫头出去看看去。

枝：媽！我害怕，不敢出去。

陈：咱們娘倆一齐出去。嗯呔！（王又一惊大响介）丫头！快追贼。

枝：是，兒知道了。

（唱）答应一声兒知道，
不用母亲挂心里，
手托扎枪追贼去。（流板，追王汉琪下）

荪：（唱）老身这里也着了急，

手拿扎枪把贼找。（急持枪追下）

（小鑼王汉琪等三人走葫蘆蔓追下）

（又小鑼七錘上王汉琪）

王：这才吓坏了王汉琪。

他們娘兩個兩头堵，

我上哪里藏着去？

王汉琪正在为难处，

瞧見了偏房屋門还开着呢，

急忙躲进偏房里。(流板，方坐床稍息)

(小鑼碎，張桂枝托灯上)

枝：(唱)来了奴家張桂枝。

迈步走进偏房里，(推門进房，王听见急退入桌子下)

把窗户扣了一个紧紧的。

箱箱櫃櫃全上鎖，(出房鎖門)

回身来把門鎖了一个結结实实。

張桂枝我往上房去，(流板，托灯下)

(王汉琪由床下爬出来)

王：(唱)床底下吓坏了作賊的。(鎖板)

可把我吓坏咧！这娘兩個是真楞啊，差一点沒把我給捉住，亏了我跑的快呀。我媳妇回到屋里来，稀啦嘩啦的又鎖箱子，又鎖櫃。我摸摸有什么东西沒有？(摸介)这箱子她着忙鎖錯了，她光把箱子上的鎖吊鼻鎖上了。待我摸一摸箱子里有什么好东西，(往外拉出一件袍子)拿兩件好回去跟我媽过年去。(摸介)哎呀！这是什么东西？(摸四邊介)哦！这是一床大被呀，我媳妇要蓋这床大被，得几个人跟她睡呀？不管她这个那个的，拿着。我再摸一摸，(摸介)这是个大包袱，这里边全是綢子緞子衣裳，拿回去够我們娘倆过一个肥年了。待我开门走走，哎呀不好！(小鑼五錘)这个丫头把門由外边倒鎖上了，我由哪里逃走？哦呵是了，(小鑼五錘)我不免由窗户里逃走。哎呀不好！(小鑼五錘)这个丫头把窗户上的腰栓上了，門由外边鎖了，我不能出去。可說是媽呀！(小鑼三錘)媽呀！(小鑼五錘)你老还在家等着你

兒子回去呢，眼睜睜你兒子就要被人家給拿住了。（哭介）哎呀！別哭咧，作賊的還有在人家屋裡連哭帶嚷的，——嚷，人家來了，不就壞了么。對！把東西還給她放在箱子里，等我媳婦回來一開門，我趁着天黑，就打她胳膊窩底下鑽出去，好！一定就是這個主意了。

（唱）王漢琪坐在房中等。（流板下）

第四場

登場人物：張桂枝 陳氏

（小鑼碎上陳氏、張桂枝）

陳：（唱）叫一声丫头你听知。（鑼板）

丫头你看見賊來着？

枝：沒看見，哪有賊呀！都是您耳朵邪聽噪音。（注）

陳：對！把咱們娘倆忙活了一個手腳不停的。丫头到廚房里去燙點酒，再弄點菜來，咱們娘倆喝兩盅。

枝：是啦！（取酒菜介）端來了，媽呀！我打算着拿一壺酒几樣菜，上我自己房里吃去，您說好不好呢？

陳：好哪！三十下晚不許空着房，去吧。

枝：是，兒知道了！

（唱）桂枝把酒菜忙端起，

偏房屋里自己去吃，

手托酒菜偏房去。（流板下）

陳：（唱）老身房中把酒吃，

這個年過的歡天喜地。（流板下）

第五場

登場人物：王漢琪 張桂枝 臭頭 美頭 陳氏 張合
(王漢琪，由床下爬出)

王：(唱) 在床底下爬出來我王漢琪。(鎖板)
怎么我媳妇还不回來呀？我媽在家不定怎么惦着我呢！
也不回來人，我也出不去，等天亮了，那可就坏了。着急也沒办法呀！有了，我在这打个盹，我就是这个主意了。

(唱) 王漢琪我在床上打了个盹。(流板)
(小鑼碎上張桂枝)

枝：(唱) 來了奴家張桂枝，
用手開放了門上的鎖。

王：(唱) 屋里吓坏了作賊的，
急忙下床鑽进床底。(流板急退入床下介)

枝：(唱) 回身來把門關了一個緊緊的。
我把酒菜忙擺好，
自己斟酒自己吃。
手托酒杯剛要飲，
忽然一事想上心裏。
自己吃酒多沒趣，
擺一擺家具也倒使的。
这边裝一裝桂枝女，
在那边裝一裝王家崗上的王……(羞介双望門)

王汉琪奴家我的女婿。(甩腔)

張桂枝心里欢喜，

找出來我爹爹的袍子和帽子。

(換男裝，作男子行走介)

王汉琪落下了坐，

开言叫了声好妻子。(作手势介)

双手捧酒滿臉陪笑，(急又恢复女子态)

叫了一声他……呀你听知，

你吃点吧來喝点吧，

你們家里沒有这样的好东西。

要吃肥的白片肉，

要吃瘦的片膀蹄。

吃眼多的是白蓮藕，

不嫌扎嘴你閑上口魚。(甩腔)

吃上块藕，喝上口酒，

吃醉了，你就別走，

你就在我們這兒宿，(念作丁一又)

奴家把你摟。

問你十声九不語，

莫非說你是一个傻子。

桂枝越說越有气，

咱們誰也別把誰答理。(作佯怒介又一笑)

照着丈夫我扑一把，(一扑介，露出空椅子來介)

唉！傻丫头哇，原來还是一張空椅子。

自己在房中瞎叨鬼，

哪里有你的女婿王汉琪。

回过身來忙落坐，
何不自己把酒吃，
口咬丸子咯吱响。（流板）

王：（唱）床底下饑坏了王漢琪。（鎖板）

枝：哎喲！媽呀，有賊了！

王：（王急由床下爬出，堵住桂枝嘴介）別嚷！是我是我！

枝：你是誰呀？你呀別藏著了，我認識你咧。

王：你認識我是誰？

枝：你呀……你是王家崗上的王……，

王：王老七？

枝：不是。

王：王老八？

枝：更不是。

王：那麼我是誰呢？

枝：你呀！你是王家崗上的王漢琪，是不是？

王：不是，我是狗蛋呀！

枝：你上我們家干什么来了？

王：我呀……你不用問了。

枝：我一定的要問，你到我們家干什么来了？

王：你問我呀，我……。

枝：干什么来了？

王：我來偷你們來了。

枝：哈哈哈！你就敢說來偷我們來咧。

王：嗯！敢說，偷你們沒亂兒。

枝：哦！我把我兄弟們，都叫來，把你給綑上，給你個沒傷的，就把你給治死。

王：沒伤的就把我給治死，哦！用餃子把我給擰死？

枝：不是呀！是把你給綑上，塞进冰窟窿里去。

王：那就更好咧！我就在里头耍水当王八。

枝：不！你当王八，我們不是吃了亏了。

王：我当我的王八，你当你的正經人。

枝：唉！你別說了。这有酒有菜，你吃点喝点，你看好不好呢？

王：那敢情好咧。

枝：來！快坐下吧。（二人分坐）

王：这才是待姑爷之道呢。

枝：你会吃酒，还会猜拳不会猜拳呢？

王：会呀！

枝：好！那咱們猜一拳。

王：來！八匹馬呀！九蓮灯啊！哥倆好啊！

枝：五魁首啊！四季財呀！

王：我輸了，我喝我喝。（喝酒介）

（陈氏溜上）

陈：天不早咧，得叫我閨女去接神去。（走窗外）

王：当朝一品哪！和合二仙哪！

枝：六六大順哪！

陈：哦！我閨女自己吃酒，怎么还有男子的声音說話呢？丫頭開門來！

枝：哎呀！我媽來了。

王：你媽來啦，我怎么好呀？

枝：你还是藏起来呀。

王：好！等你媽走了，我再出來。（退入桌底介）